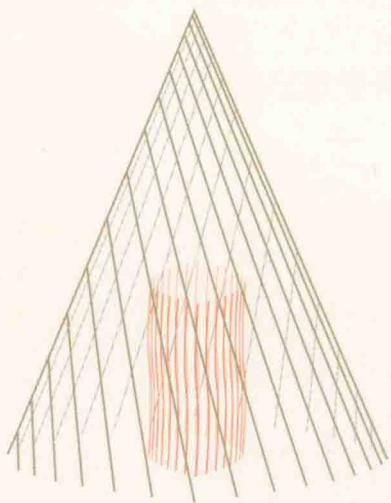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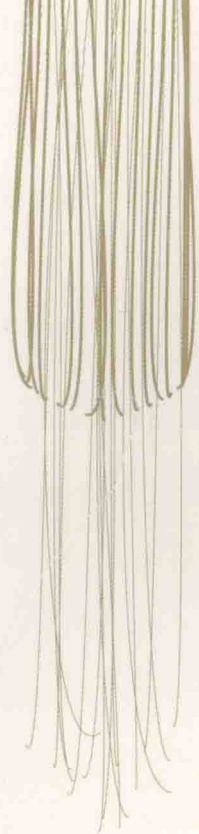


蒙古里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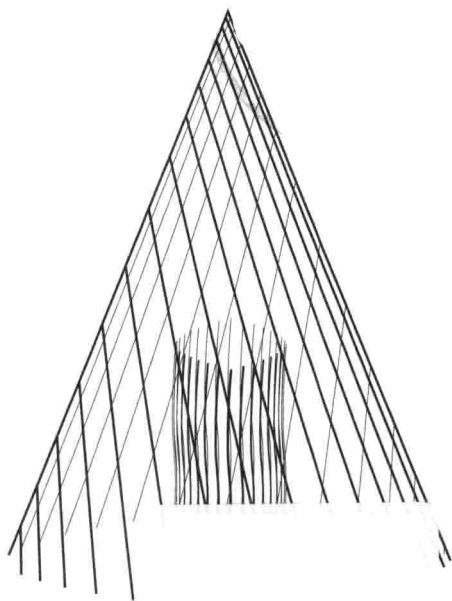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郭雪波 著



蒙古里亞

郭雪波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里亚 / 郭雪波著.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302 - 1413 - 8

I. ①蒙…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876 号

蒙古里亚

MENGGU LIYA

郭雪波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79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413 - 8

定价: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卷首语



献给丹麦探险学者亨宁·哈士伦和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他二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我家乡科尔沁草原和南部库伦旗进行历史文化民族音乐考察，做出卓越贡献。

——作者题记

献给我的祖上一位萨满-博额师——阿拉坦嘎达苏。

——作者题记

当一种宗教和它的文化，融入了一个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并已成为其日常生活习惯及行为规范时，这个民族本身亦是宗教，宗教也就是这个民族，任何强势别想改变它，除非种族灭绝。然而种族不可灭绝，它有转世灵魂。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所有的历史，当其外壳被剥去之后，都是属于灵魂史。

——作者题记

目 录



引子 魂之初 /1

第一章

从大巫阿拉坦嘎达苏托梦开始 /5

第二章

亨宁·哈士伦如只鸟飞进草原 /28

第三章

老活佛竹尔罗斯喇嘛的预言 /49

第四章

魔怔女小山丹扫列特的肚子 /79

第五章

戈壁大盗黑喇嘛的头在彼得堡 /117

第六章

僧钦五世点燃献身之烛光 /164

第七章

特勒约苏手铐上的泪珠 /201

第八章

姥姥冬青嘎尔娃在诉说 /241

第九章

布赫和希格奶茶里尽藏玄机 /279

第十章

芨芨草旁牛羊一夜疯吼 /316

尾声 请你喝茶 /360

引 子 魂之初

一只只幽灵，在大地上飘游。

它们，活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

这些幽灵当中，有伟人的，有平民的，有政客的，有屠夫的，有演员艺术家科学家的，当然也有作家的。这些飘荡的魂，有时栖息在茈茈草尖上回望故土。

这是一部书写魂灵的文字。悟者或许窥知人之魂灵来龙去脉。

我一直在探寻，自己的这颗孤苦的灵魂来自何方？

此事，很快就有眉目了。如溯流而上前边养息牧河，便在不远处看见它清澈源头。

1227年初秋。鄂尔多斯草原，甘蒂尔高地。

十万蒙古大军，齐齐跪伏在高地上那座金顶大帐前。蒙古帝国缔造者成吉思汗在金帐内溘然长逝，大国师“别乞”^①把一绺精选的白骆驼鬃毛，轻轻安放在可汗鼻孔下铁色嘴唇上。按照蒙古萨满－博额教^②传统，那绺白驼鬃毛是留存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的圣物，大可汗

① “别乞”：即萨满－大博额师。

② 博额：蒙古人对萨满教别称。

的灵魂存附在上边。

可汗躯体将秘葬蒙古草原某地，与大地融合。而这绺白驼毛，则装入檀木箱里，安放在甘蒂尔高地上将修建的可汗陵内，前边燃上长明灯，派出三千“达尔扈特”——守陵人，代代守护祭奠。历史之河，漫流如今，已近八百年，据说那盏明灯从未熄灭。

蒙古人相信，三千“达尔扈特”代代守护的，是自己伟大可汗的灵魂。

1953年春季清晨，科尔沁草原南部的一座土房里。

五岁的我躺在土炕上，神色恹恹。陪坐旁边的妈妈荷布尔，双眼焦灼地望着门，地上铜钵里徐徐冒出“煨桑”^①熏烟，弥漫的苦香气有些呛鼻子。

一声凄厉的歌音，突然响起，吓我一哆嗦。

姥姥冬青嘎尔娃，陪着一位白须老者正从门外缓缓走进来。

老者手上端着木碗，上边盖一层黄色粗纸，黄纸上滴洒着刚从清晨河边提来的净水。

白须老者向我走来，轻摇着木碗，从左至右地摇晃。我害怕至极，伸手揪住妈妈的手轻呼：“嬷嬷……”妈妈低声安抚：“别害怕，小阿穆尔，大爷爷和姥姥正在给你招魂呢。”

“招魂？我怎么啦？我的魂……哪儿去了？是丢了吗？”

“是啊，丢了，昨夜随你阿爸去东村说书回来，路过尼勒黑森沟时，被小鬼缠住了。没事，大爷爷会招回来的。”

我这才想起昨夜的事。

阿爸是“胡尔钦”——蒙古说书艺人，东村哈尔鄂日格有人请他去说唱，我哭着喊着跟去了。半夜回来路过尼勒黑森沟，趴在阿爸背上问什么叫“尼勒黑森”，阿爸告诉，早先有一南边来的女子把私生婴儿丢弃在这沟里，那冤魂叫“尼勒黑森”，深夜里总传出小婴儿啼哭和呼号声：带我走吧，带我走吧。

① 煨桑就是用松柏枝焚起的霭霭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

我登时头发根簌簌的，吓得屏住呼吸把脸藏在阿爸后背上。这时，沟边老树上猫头鹰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咕嘎——！

这一下，我彻底吓出魂了。阿爸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过了沟，赶紧让我站在地上撒了泡尿，安神。可这老习俗也没管用，回到家后我就发蔫，梦里说胡话，懒在炕上起不来了。

姥姥的招魂歌声又响起：

博热——呼——敏呢，

伊热——伊热——

归来吧，

你迷途的灵魂！

啊哈咳——

从那茫茫的黑沟，

从那阴森的荒野，

归来吧，归来吧——

你无主的灵魂！

呼烈！呼烈！

姥姥嗓音哀婉而忧伤，如拿根线扯着你心灵，我渐渐被她的歌声吸引住了。那位白须老者没有唱，嘴里却念诵着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妈妈告诉念的是咒语。他手上的木碗，一直不停地摇动着，而每当姥姥的歌声停歇时，他就庄重地问一声：“小阿穆尔，归来了吗？”

我在妈妈耳语指导下，怯生生地回答：“归来了。”

妈妈则加重语气坚定地重复：“归来了！”

这样的问答进行了三遍。这时，我惊奇地发现，盖木碗的黄纸上边，净水渐渐被摇着聚集在中间，凝成了一颗水珠在滚动。那水珠十分晶莹而明亮，如有生命活物般灵动。

这时，白须老者站在我的头侧，眼神如炬，庄严地说：“把舌头伸出来！”

我战兢兢地照做了。 he就把那颗灵动的水珠滴洒在我舌尖上。顿时，我舌尖一阵清凉润澈。

“咽下去。”老者命令。

我咽下去了。感到肚里有一道滚热，如穿过一条火蛇。姥姥又端来那一“煨桑”铜钵在我头顶转了三圈，浓香烟气熏得我迷迷瞪瞪。

这一切完成之后，大爷爷和姥姥走了。二人还要去尼勒黑森沟，接着做驱鬼的法事。

我问：“嬷嬷，那颗水珠就是我的灵魂吗？”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灵魂，大爷爷给你招回来了。”

“大爷爷为什么会招魂呢？”

“他可是天人之间的使者，通灵大博额师，无所不能。当年，你出生时，他还救过你的命呢。”妈妈见我脸色开始红润，精气神儿好多了，高兴得像只鸟在那里歌唱。

“我的、那个灵魂……什么样的？”

妈妈被问住了，停顿一下后回答：“妈妈不知道小宝贝的魂是什么个样子，嗯，魂是凡人看不见的，长大了你就问大爷爷吧。”

“我的魂，真的回来了吗，嬷嬷？”

“真的，就冲你这话多好奇劲儿，三魂都齐了。”

“魂还有三个哪……”

我得到肯定后，也放心了，一阵如煨桑熏烟般袭来的困意中，我又很安稳地昏睡过去。

嘴里啜嚅一句：灵魂。

第一章 从大巫阿拉坦嘎达苏托梦开始

—

那么，灵魂是什么呢？它，真的会出窍，又可招回吗？

我陷入遐想，儿时的回忆让我迷茫。

头下枕着一本书《蒙古的人和神》，躺在嘎海山上老树凉荫下，身旁有一丛芨芨草在微风中摇曳。此时，想起珍藏在鄂尔多斯可汗陵内的那绀白驼毛。果真是，灵魂也能依附，或会转世吗？

我心里一阵发热。抬头望不远处的山顶，那里有一座孤高的古敖包。

传说这座古敖包是萨满－博额师祖先之灵的神址。史学家们断定，那是一座新石器后期所筑的敖包，迄今至少有四千年。这里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交会地带，古老得不能再古老，我身旁就有一个几吨重的古石臼，朴拙苍古，可惜底儿新近被那些想抬走未成的文物贩子砸漏了。古陶古瓦，这里更是随处可见，前些年从不远处一座辽墓中挖掘出一具女尸戴着巫师金面具，经鉴定是辽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当巫师的皇妹。

揪了一根芨芨草咬在嘴里，站起来，揣上书，抬步向那座古敖包走去。

芨芨草是荒野上普通的一种草，蒙古名叫 Deres，拉丁学名 *Achnatherum splendens*。一丛一丛地窝生，原野愈是盐碱它们愈能存活，呈针叶状，草茎一根根地坚挺细拔，当秋季枯衰后草茎就发白色，依然会在寒风摧枯拉朽中挺拔着，发出咻咻之声。据说人死后，往往不相信自己已死，那飘离肉体的灵魂会在无主中先是栖息在芨芨草的顶尖上，回头遥望，这时会发现一根轻轻芨芨草尖居然能撑得住自己重量，这时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是死了。于是，黯然泪下，那是最后一滴眼泪，会从死者眼角中掉落。人的灵魂是很轻的，因而可以在空中飘游。萨满教巫师和草原上的喇嘛教徒，因而也称芨芨草是栖魂草。

想到此，我身上一阵激灵，赶紧从嘴里拿下那根芨芨草。

难道刚才，那丛芨芨草上曾栖息过什么魂灵？所以才诱引我走向山顶的古敖包吗？

我的脚步轻快，心情也颇为愉悦。山顶还有五六十米远，斜坡上的稀疏灌丛中，红红的萨日朗花和蓝蓝的布日其其格花格外惹目，骄阳下鲜艳欲滴。我随手摘一片萨日朗花瓣放进嘴里嚼，很清甜，记得小时跟玩伴们摘一篮子坐在树下吃，那会儿满山坡全是这花儿，现在稀稀落落形不成片儿了。古敖包像一位古稀老人般蹲坐在那里，宁静中让人感觉出亘古的寂寥，让你顿觉生命短暂和渺小。四周气氛肃穆，唯有季风习习吹过时，那敖包顶的风蚀的垒石孔眼中发出嗡嗡鸣响，似是奏着某种古乐。敖包高约七八米，圆形底盘石如房基大，传说上边秘刻有两个神秘符号，像是古文字，被称之为“萨满－博额天书”。底盘石上垒高的敖包呈金字塔式有三十九阶，整体像是人工堆筑，又像是由山顶沙岩石崖凿斫而成，无法分辨，尽管经历数千年风蚀雨击如一伤痕累累的苍古老人，可依然显得凝固而坚实，稳稳地傲立在那里，巍峨而高耸，一望便令人心生敬畏。

其实，我今天并没有拜山顶古敖包的打算。老家有个传统，平时无特殊情况没人来这里打扰它的清静，只有三年一次大祭时，全旗百姓各乡村派代表集体祭奠。山下草场和农田上劳作的农牧民，也从不轻易让外人登山靠近古敖包。多年前，有两位文物贩子夜里偷偷靠近它，一人被毒蛇咬亡，一人被村民护夜犬追咬后跌落崖下。由此私自

上山者更是稀少了，古时的类似传说更多，人们都敬而远之。

此刻，我伫立在它的前边，突然间心里有莫名的悸颤。

是什么让我心血来潮跑上来的呢？

噢，是灵魂。关于灵魂的遐想。我看了看手中的那根芨芨草。这些年萨满文化一直让我着迷，慢慢深入到核心就离不开灵魂这话题了。萨满这一原始宗教，四千年前就创立了“万物皆有灵”之说，人类至今未摆脱这一原始“定理”，沿用到各种宗教理念中如“耶稣复活”“活佛转世”等等。那么，眼前耸立的这座四千多年前的萨满教所修原始敖包，也许会给我一些启迪吧，关于“灵魂”的更原始传训和旨意。

顺时针围着敖包走三圈，嘴里默念着祈语，把手里那根芨芨草立放进敖包的石缝里，且当燃灯。脚下岩石上，经数千年脚印已踩踏出一条凹洼的小径，昨夜有小雨还积了些水，磨滑的青色岩石纹理更显得清晰。伸手抚摸敖包石，十分凉寒，发现风蚀的麻坑或夹缝中，都立放着些小泥人，显然那是祭祀时萨满巫师念咒后供奉的法器，名叫“翁衮得”。不可轻易触碰，每一泥人“翁衮得”都附有灵异使命，不小心邪气会缠人。完成了仪式，我坐在敖包背阴处，靠着一棵老榆树歇息。山脚下的养息牧河谷一览无余。河水从日本人当年所筑洋灰桥双孔一泻而出，缓缓流向下流。下游十里则是珠占村，再十里是我的老家养息牧村，再往下就是哈尔鄂日格村、塔林白兴、古尔本格日……一直流下去后又换个名叫西辽河，最终流进渤海湾完成全部行程。一条河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起一位作家朋友这句话。其实，一条河更是这片地域游动的魂灵。

背靠着远古祖先的敖包老树，我神情有些恍惚，一阵乏意袭来，忍不住打个哈欠。

——你睡在这里做什么？一个银发银须老者，用鞭子敲敲我肩膀。

——大、大爷爷，您老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吗？我吓了一跳，突然见到小时为我招魂的家族大爷爷阿拉坦嘎达苏站在跟前，惊愕得有些哆嗦，想起身又动弹不得。

——谁说我不在人世了？不在人世去哪里？大爷爷不悦了。

我悄悄指了指天上，怯生生低语：去了天上……

——天上？嗯，娃儿你可知，天在哪儿？就在这里。大爷爷轻拍古敖包苍石还有老树。

我兀自乐了。是啊，敖包是蒙古人祭天祭地祭祖先之灵的神址，天，自然应在这里。猛然，我想起这些年搜集研究萨满文化时每每心里涌出来的一个念头，若是大爷爷那位通灵大博额师在世就好了。今天突然遇见，决不可错过机会了，于是抢时般提问：大爷爷，您告诉我，人真有灵魂吗？什么形状？比如说，我有灵魂吗？如果有，我的灵魂来自哪里？

大爷爷看看我，一时不语。雪白雪白的长发在夕阳中闪飘，一半遮住他如古敖包苍石般的脸颊，银色胡须则疏淡地挂在胸前，只是神色模糊的。

——噢，灵魂，你问的是灵魂的事。他低语。告诉你吧娃儿，我现在就是个魂，你能看得见可摸不着，而且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得着。

我吃惊，心想，本以为是现实，原来是在梦中啊。我大胆地伸出手，去触摸大爷爷身体，果然，那躯体所在处是虚空的，手掌里抓的是空气。我有些毛骨悚然，害怕了。

——娃，你不必害怕，既然你梦里遇到我，也是前世所修的缘分，大爷爷就指点一二吧。首先，魂是有的，也有形状，人魂有人形，兽魂有兽形，活人平时肉眼看不到，但智者能感觉得到，梦里能看到形态的魂，如梦见已故先人或鸟兽等；第二，先祖明示，人有三魂，烧三炷香若不齐就预示此人已失魂必须招魂，惊吓或大病容易失魂，称“原魂出窍”，要做招魂法事才可让其归位。人死后，一魂守护埋肉体之地，一魂游世，一魂去投世也称转世，转世成功后这魂再衍生三魂；第三，祖先传训，蒙古人的灵魂附住在头颅、骨骼、血液中，因而蒙古人头颅不可随便摸碰，骨头不可随便丢弃，流出的血液必须清理掩埋土里。尤其黄金家族血更不可遗洒地上，故而《蒙古秘史》记载，当成吉思汗的继位儿子窝阔台脖子受伤时，大将包如胡勒嘴饮流血不洒一滴，当忽必烈大汗俘虏叛乱的叔父那彦王爷后，用长

毡子裹勒而死，不让其流出血液等等……

——噢，大爷爷，那我的魂来自哪里？听母亲讲，我出生时差点夭折，是您老救了我，是跟魂有关吗？

大爷爷嗓子里传出似是来自远古的两声苍笑。

——你的魂，一魂来自父母头颅骨骼精气和血液，一魂来自祖先之神灵，三魂乃由游世转世的别的有缘之魂转投而来。这第三之魂，十分神秘和需要机缘撞合，就是世人讲的运气。机运在冥冥中很微妙。

——那我的第三魂，来自何方神圣，何方转世游魂？

——这是你不该知道的，是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在漫漫人生过程中，你若具备很高智慧，也许能意会到那一神秘来客是何方神圣，这点就靠自己感悟了。

我有些失望。不过，已经收获不小。

——至于你出生时发生的事，你还是回去问你老母亲吧，不必让我劳神了。再说，你的梦做久了，会魔住，伤身体。你还是快些清醒过来，去关心最该关心的人吧，那人叫约苏模尔根，大家叫他特勒约苏。我们“博额”世家，是长生天派来解救别人的，来到人间就是来受苦受难，为别人服务完我们就走了。不能因路远而不走，不能因石重而不搬，切记切记。

匆匆说完这些，似乎有何急事，大爷爷阿拉坦嘎达苏一闪而没。不再等我多说一个字。

小腿上一阵冰凉，我大叫一声才惊醒。只见一条筷子长的小白蛇，从我光露的小腿上爬过去，钻进了古敖包下的一个小缝里。我身上大汗淋漓，如水洗一般。

梦中之事历历在目，大爷爷每言每句也清晰记得，只是他刚才所立之地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痕迹。唯有习习秋风依旧吹奏着古敖包风蚀岩孔，呜呜地长鸣着，山下的养息牧河谷草滩和农田，在夕阳下的淡淡雾岚中开始变得迷蒙。河水幽灵般扭曲着游动着，穿过那蓝色，一切变得那么神秘。

我不敢继续待在这里了，谁知还会遇到什么不可意料的情况。于

是，向古敖包磕了几个头后，我匆匆下山而去。如逃离一般。

山脚下，我遇见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三十出头的样子，赤脚和小腿上都沾着湿泥巴，显然从河里上来，似是赶了远路。见到我很吃惊。

“你是郭大哥吧？大哥是从山上下来吗？”他问。

“是的，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电视上见过你，上个月刘副旗长陪你考察养息牧河流域，库伦旗新闻播过。”他用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黑瘦的脸被暴晒后有几处在脱皮，肩头撕开的单外衣套在光而黑泥般的身上，养息牧河就在身后也不知洗个澡。他可真够落拓的，年纪不大背都有些驼，微微佝偻着。

“你是咱下养息牧村的？”我打量着他问。

“不是，河下游塔林村的。说起来我和大哥还是本家呢。”他吐了一口浓浓的咳痰，然后卷一根又粗又大的旱烟，用唾沫沾上后递给我。我赶紧挥挥手告诉他自己不抽烟，他就顾自点上吞云吐雾起来。

“你也是咱郭尔罗斯氏本家？早听说塔林村有咱家族一支，看来是指你们了。”

“对对，不过没多少户。大哥从山上下来，见没见山那边坡上有三头黄牛？”

“没有注意，好像没见。你是过来找牛的？塔林村离这儿可不近，有三十多里呢。”

“牛是沿着河上来的，码脚印码到这一带就失去踪迹了。”

“你认为牛是自己沿河水走上来的？”

“可不是嘛。”

“除非你那牛疯了。依我看，肯定是被人赶着或牵着走上来的。既然足印在这一带消失，那你还是到离这儿最近的珠占村看看吧。”

“啊，对了！”他一拍腿，恍然大悟，“还是大哥高明！我欠珠占村‘四眼儿’多尔玻三千块，肯定是这小子干的，下手也太黑了！我找他算账去！”他拔腿就跑。我心想，现在一头牛值八九千元，欠了三千块牵人家三头牛，这多尔玻下手是够黑的。

“你叫什么名字？本家兄弟！”我突然想起来，从他身后喊一声。

“约苏模尔根！大伙儿叫我特勒约苏！”

逆风传来的这句话，如一块大滚石砸在我脚下，顿时惊愕得我如中了邪般呆在原地。

我的无所不知的大爷爷哟，现在我没做梦！

掐着自己手，我这样低呼。

二

我正脚步疲惫时，手机响了。是弟弟白沙，本世纪初年他就在村里当村长，他问我在哪里，我告诉在嘎海山脚下，快赶一辆胶轮马车来洋桥上接我，走不动了。电话那头传出“哇——”一声长嘘，显然在惊叹。

弟弟没赶马车，骑一辆摩托车半个小时就赶到了。沿河边二十多里沙土路上，他的摩托车冒出浓浓蓝烟如一只奔跳的兔子。

“嘎海山上老闹鬼，哥怎么不打招呼一个人上山了？”弟弟等我坐稳后座，问一句。

“闹鬼？闹什么鬼？”

“好多人在山上看见过一个白胡子老头鬼。”

“我也遇见了。”

“啊？没怎么着你吧？”

“没有，梦里他还开导了我半天。”

“他是什么鬼变的？哥，有人说是一只千年白狐。”

“什么白狐黑狐，他是我们大爷爷阿拉坦嘎达苏，准确地说，是嘎海山的守护神，古敖包守护神！”我训斥弟弟。

“原来是这样。太神了，光听说大爷爷当年是个大‘博额’，没想到，他显灵守着山。”弟弟嘿嘿笑。有人说过，农村干部是中国政权最下边一条腿，能支撑这腿的农村干部不是鬼就是神。弟弟白沙高中毕业本可上大学走的，那会儿老父亲却不愿意让两个儿子都飘在外边，生生就把弟弟留在了身边。现在年近四十的他把村长当得倒是有